

目 录

1985年第二期(总第四期)

黄杰烈士与农民运动·····	王 华(1)
在抗日烽火中成长的坚强战士——廖培南烈士传略·····	洪 元(2)
渡海作战回忆·····	符 炎(5)
遇险与脱险·····	黄 琦(8)
日寇在海康的暴行之一·····	王平波(10)
雷州西湖诗话——《雷州西湖史话》续编·····	王保禄(11)
雷阳八景之一的“双髻梳妆”·····	曹建华(14)
海康胜迹纪略·····	宋 锐(15)
简谈我县古代的石雕艺术·····	符秉孟(18)
康熙《赐闻抚陈瑛》诗匾的发现·····	邓杰昌(19)
名高望重说观楼(下)·····	黎也松(20)
由盛而衰的“元亨益”·····	温国英(23)
海康稻种的演变史·····	丁崇正(25)
海康植胶三十四年·····	虞宗正(30)
海康养牛业的过去和现在·····	蔡庭陈耀龙(35)
“缩阳”症流行史初探·····	姚天生(42)
海康县的历史沿革·····	宋 锐(45)
雷州佛教音乐·····	詹南生(59)
封面设计·····	符秉孟

雷州西湖公园苏公亭 (封面照片)
古代石雕艺术 (封二照片)
十贤祠、菜泉井 (封三照片)

何以誌 曹建华 摄

黄杰烈士与海康农民运动

王 华

黄杰同志，又名黄子全，海康北营村人。他毕业于雷州中学，1924年8月参加我党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习。在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任国民党（国共合作）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由党派回海康搞农民运动。他工作艰苦深入，与农民广交朋友，深得群众爱戴，先后在一区、四区、六区组织了四十一个乡的农民协会。

1926年3月，雷州青年同志社成立，由各区农运骨干一百多人组成，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从中培养党员对象。4月17日，海康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黄杰同志被选为县农民协会委员。全县第一、二、三、四、六、八（缺第五、七两个区数字）等六个区，共组织起六十六个乡农民协会，会员多至一万五千多人。

农民协会成立后，经中共南路特委批准，同年六月，在海康县城西圣宫的文昌楼（即现在海康县第三小学东边）创办“县农民运动宣讲所”。第一期招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运骨干六十名参加学习，黄杰同志和中央特派员黄学增、程庚以及李少梅（剑痕）等同志负责讲课。学习期三个月，结业后学员被分配到各区从事农民运动，成为县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1926年4月24日，海康县国民党党部成立，黄杰同志被选为委员。这时的县党部由陈荣位、程庚、黄杰等同志领导，有党员一千多人。海康县农

民协会成立后，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肃清土匪，取消地主的苛刻租税，取缔高利贷，取缔奸商垄断盐价，取消政府的煤油专卖和糖业税捐，解散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民团和保卫团，取缔奸商使用假银侵吞农民。为保卫农民协会，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维持社会治安，在党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1926年4月26日，海康县农民自卫军成立。参加农民自卫军的有五百多人。县自卫军成立的当天，各区农军集中到海康县城，举行声势浩大的检阅大会，黄学增、黄杰等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各区农民自卫军，身穿整齐的蓝色制服，人人佩带“自卫军”红色臂章，高举农民协会的犁头标志的红旗，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威武雄壮，充分显示了农民团结斗争的力量，大长农民志气，大灭地主阶级威风。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推动下，雷州总工会也于1926年5月1日宣告成立。下属有饼食、糖果、理发、金银首饰、木匠、车衣、药材、履业、苏杭杂货、明石匠、纸料、铜铁锡等十一个行业工会，海康县的手工业、工艺、商业等工人基本上参加到行业工会组织中来了。接着，海康县妇女解放协会也在五月十七日成立，有会员四十多人。到了六月二十日，县学生会成立，不少青年学生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

正当海康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

在抗日烽火中成长的坚强战士

——廖培南烈士传略

洪 元

廖培南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锻炼成长的坚强战士。他先后担任过海康县第三区抗日政治工作队副队长、联防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南路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中队长、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团副团长。第一团西进十万大山时，调整干部，他担任第一团（习惯称为“老一团”）三营副营长兼第七连连长，在白霞岭阻击战中壮烈牺牲。他为海康抗日武装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海康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九二四年六月，廖培南出生于海康县第三区英岭村一个较富裕的家庭。他自幼聪明伶俐，见义勇为，进取心强。他的父亲把他

看作家中骐骥，千方百计地让他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一九四一年他在本村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海康第一中学。在学校里，他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为中华民族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危在旦夕而忧心忡忡；为劳苦大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惨遭不幸而愤愤不平。他为寻求真理而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拚命阅读各种进步书刊。

初中毕业后，他到赤坎麻章圩的琼崖中学读高中（日军占领海南岛后，琼崖中学迁到广州湾来）。在学校里，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列宁、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顿时，海康县的上空也阴霾密布，腥风四起。国民党反动派挥舞屠刀，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农运领袖和农会干部、革命群众。

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黄杰同志与苏天春、陈炳才于1927年5月秘密到海康东海仔一带（东里区）组织农民自卫军，并在淡水村蔗果岭宣誓暴动，以配合遂溪县黄广洲、陈光礼等同志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在江洪、乐民沿海一带的起义。

黄杰领导农民自卫军，在海康东部沿海收缴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并俘获海关哨

船二艘，给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反动民团头子陈必发纠集海康各地反革命民团，并勾结广州湾法帝国主义在硃州的巡海船夹击起义农民自卫军。在突围激战中，指挥员之一陈炳才同志中弹牺牲，农军死伤一百余人，最后撤退到海康西部沿海，准备与遂溪农军会合再战。

1927年10月，黄杰同志外出了解敌情和寻找当地农协关系，在北和区的湖杏村不幸落入反动民团之手，遭受严刑拷打，三天后被押送到海康县城，于10月30日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雷州西湖之西的慈荫亭侧，至今已五十八个年头了。

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对日本侵略军蹂躏祖国、屠杀我爱国同胞的罪行无比愤恨；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伎俩义愤填膺。一九四三年二月，日军侵占雷州半岛，廖培南同志就辍学返乡了。

四、五月间，廖培南和陈宏梁（此人当时赞同抗日，后来积极反共，解放后当土匪，一九五〇年国民党反动派委任他为“师长”，公然为虎作伥，但不久就被我军击毙）组织抗日工作队，廖培南任副队长。我党派共产党员王福秋、王建涵、肖汉辉、沈彦等同志加入政工队。政工队在乌石、覃斗、北和等地深入发动群众，掀起抗日热潮。一九四三年六月，廖培南经王福秋等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接着廖培南在家乡英岭村复办英岭小学，聘请共产党员陈开廉、黄雪霞等到学校教书，秘密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革命真理，建立我党地下联络站，学校所有的开支几乎全部由他支付。

这一年的九月，国民党县长王光汉借口政工队受到“赤色”影响，下令解散政工队。廖培南等又利用陈宏梁与王光汉的密切关系，成立海三区自卫大队，陈宏梁为大队长，廖培南为副大队长，王建涵等为中队长。为了解决枪支弹药和给养的困难，廖培南从家里取出数以下计的大洋、布匹和大批食盐来换取枪支弹药，支持部队建设和武装斗争。

在廖培南的带动下，海三区一带的群众真正做到为了抗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仅英岭附近几个村庄就组织起一百二十多人的武装队伍，长短枪一百余支。这支部队数经调整和变换编制，战斗力加强了。当时，我们还是以国共合作形式打着“海康县自卫大队”的旗号进行活动的。

日伪对海三区的抗日武装，恨之入骨。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日伪军曾派几个中队

“围剿”，尤其是把英岭村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敌人行凶，我们以牙还牙”，廖培南等曾多次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五月的一个早晨，廖培南带领队伍在英岭伏击敌人。从上午一直战斗到下午，敌人伤亡十八名，我无一损失，逼使敌人龟缩在乌石港内，不敢四出骚扰。英岭一战，我们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的斗志，把嘉山岭一带的抗日烽火烧得更旺了。

一九四四年二月下旬，正当群众广泛动员起来抗日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有意制造磨擦，妄想吃掉我们。当我部队进入徐闻县西乡时，陈宏梁等勾结徐闻地方顽固势力陈桐，密谋收缴我部武装。幸得廖培南等及早发觉而脱离险境。接着，国民党雷州挺进队戴朝恩密令陈宏梁、陈邦等逮捕共产党员王福秋、王建涵、肖汉辉、唐勤等，陈宏梁看见我党力量在自卫队中占优势而不敢贸然下手，带一些人逃到英利投靠国民党顽军何麟书部。

廖培南为了团结抗日，共同对敌，他带领两名警卫员深入虎穴，到英利会见何麟书，向何说明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既指出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又揭露陈宏梁的阴谋。何麟书坚持要廖培南带队伍来英利整编，并要挟廖培南逮捕王建涵。廖培南知道何麟书仍坚持反共立场，立意消灭我们，乘夜幕茫茫，机智地带警卫员脱离虎口，赶回部队宿营地——英灵村，和王建涵等立即带领部队乘船离开险境。何麟书部队包围过来时，我部队已离岸几百米，国民党顽军妄图消灭我军的阳谋彻底破产了。

国民党这一系列反共事件中，王福秋、唐勤壮烈牺牲，肖汉辉机智脱险。沉痛的教训使廖培南等认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狰狞面目，从而体会到在抗日战争中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

队伍。

廖培南带领海三区抗日武装转移到企水、纪家、客路一带活动期间，遂溪县反共分子杨其德又企图乘机吃掉这支新生力量。他派遣十名亡命之徒冒充“参军”，献出三十颗子弹，每人暗藏匕首等凶器混入我部，刺探军情，准备杀害部队的领导干部。由于廖培南等吸取王福秋等同志壮烈牺牲的血的教训，严密监视和严格审查这些“不速之客”，终于发现了这些歹徒的真面目，并立即处决了他们。从此，这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更加纯洁、更富有战斗力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南路特委书记周楠从重庆返回广州湾，向各级领导干部传达了南方局对南路形势的分析，提出“建立我党领导下独立自主的武装队伍”，这道出了廖培南等的心声。十月，海三区抗日武装一百多人在廖培南的率领下，奉令北上遂溪县吾良与遂溪县老马起义的大队会合，成立“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支仁山，政委唐多惠，第一中队长廖培南。自此，廖培南在大队统一领导下转战海徐边境，屡建战功。国民党一些地方部队的负责人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日益壮大，“抗日救国，保卫家乡”运动蓬勃发展，在我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团结抗日”方针的感召下，也不敢处处与我作对。

是一个深秋时节的中午，廖培南带中队在纪家市抓到四名与我发生冲突的国民党谢云尝大队林吉香中队的士兵。廖培南亲自和他们谈话，指出他们的错误，宣讲我党抗日方针、政策后，把他们释放了。结果林吉香大为感动，主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通过协商，订出了联防抗日方针，使纪家一带成为敌伪不敢轻举妄动的地区之一。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大队在唐家吴宅村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国民党顽军邓汝模部追踪而来，妄图包围我军，置之死地。

我军秉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突然杀了个“回马枪”，消灭顽敌四十多人，缴枪几十支，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我军进入东里区的淡水村，驻东里的国民党蔡昌隆中队向我进攻。廖培南立即带队反击，生俘蔡昌隆等六十多人，经过教育后释放了他们。从此，国民党对我抗日活动不敢轻易干预，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海康敌伪后方有了很大发展。

张炎起义后，南路特委为了统一领导武装斗争，把南路抗日游击队整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一九四五年五月，为适应新形势，特委又决定把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统一整编为五个团。廖培南任第二团副团长（支仁山为团长）。廖培南虽身居要职，仍随连队活动，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

他为了革命事业几乎献出了全部家产。为了党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战士的鞋子破了，他脱下自己的鞋给战士；战士的衣服烂了，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战士。连队值班没有时钟，他立即拿出自己唯一的手表交给部队用。战士们说：“廖副团长不愧是我们的好领导！”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正规军四十六军三个师从廉江向我活动地区逼进；第六十四军沿南宁——钦州——合浦线压下雷州包围我军，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抗日武装。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避免与顽军主力正面接触，九月上旬，南路特委决定，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以第一团为主，从各地抽调干部骨干，由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率领，挺进十万大山。其余团队，则实行精简，疏散非战斗人员，分散活动，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酝酿内战的阴谋。第二团副团长廖培南调入第一团当第三营副营长兼第七连连长。廖培南对于这一调整，二话不说，马上带领连队出发。

十月下旬，他们冲破国民党层层封锁线到达马子嶂和第一批突围的同志会合。十二月下旬，得到沿途地方党组织和武装队伍的支持和配合，行军千余里进入十万大山东端钦县贵台地区。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我军主力之心不死，急调一个正式旅的主力团和两个保安团，对十万大山进行联合“围剿”。那时候，我部进入贵台地区的第二天，尾追之敌——保一团已逼近，两个保安团则在调动途中，而地方民团共三千余人也向我大举追袭，企图在我部进入十万大山纵深地带之前将我聚歼。我部转移至马启山，敌人为了切断我进山之路，以一个团的兵力，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密集火力掩护下，向守卫在白霞岭的三营七连阵地发起进攻。假如白霞岭失守，我军则陷入敌人的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团部命令，三营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的进攻，掩护全团转移。

年轻的指挥员廖培南，深知肩负重任，一刻也不离开前沿阵地。敌人从拂晓就开始向三营七连阵地轮番进攻，成班，成排以至成连的敌人，在迫击炮的掩护下，象潮水一样涌来，一浪接一浪地向我阵地冲锋。廖培南指挥战士们英勇杀敌。当敌人进至我前沿阵地二百米、一百米时，我步枪、重机（全连唯一的一挺重机）象冰雹一样紧砸，敌人纷纷倒下。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西沉，夜幕降临时分，我阵地前已躺着敌人死尸六七十具，伤兵一大溜，而我们七连却象钉子一样钉在白霞岭上。

夜晚九时了，廖培南又一次鼓舞战士，为了全团的安全，与阵地共存亡，迎击敌人的第十三次冲锋。这时，团部通知，全团已安全转移，七连可以组织队伍撤退了。廖培南首先带领重机撤出阵地，然后回到前沿与指导员李恒生布置全连撤离阵地的部署。就在七连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发起第十三次冲锋，勇士们再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可是，

渡琼作战回忆

符炎

一九四九年秋，大军即将南下时，地委支前副司令陈开廉和海康县长肖汉辉便决定在海康县东西区成立两个渡海船工大队，配合大军横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当时，派李重禄任西区船工大队长，符炎任东区船工大队长，王平波任教导员。任务是负责把船工并船只带到指定地点集中。帮助部队航海练兵，然后交由部队渡海作战使用。

在东区区委黄明的领导下，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组织了船工八百多人，大小木船四百多只，区乡干部九十多人，从而组成了东区船工大队。这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姚家如，指导员欧龙腾；第二中队长谢位昌，指导员林乔；第三中队长麦文受，指导员林德润。十二月份开到徐闻县的锦和集中，归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并编入各营连队，住在外罗仔、山狗吼沿海一带，配合部队航海练兵。

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廖培南在将要撤退的一瞬间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头部，在阵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二十二岁。

三营七连阻击敌保安团一个团的进攻，粉碎了敌人前堵后追聚歼我团的阴谋，换来了全团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这是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西进斗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在南路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廖培南烈士的英名就在这一页的显著位置上留芳千古。

那时候，常有敌机从海南岛飞来轰炸。有一次，炸死船工二人，伤一人。船工有的思想动摇，想逃跑。我们和部队领导研究，决定把练兵时间改为下午五时，并召开大队的党员干部会议，分工掌握船工思想，加强教育。后来，干部和船工都认识到协助大军解放海南的重要意义，人人就安下心来，并写了决心书，保证同部队一起去完成渡海作战的光荣任务。那时候，我被选为二营党支部委员。在渡海前，党支部决定支委分工负责做好准备工作。

参加渡海的加强团有一千八百人，全带轻武器，配足了弹药。船工四百五十名，船九十只。船都编了号，配备舵手、船工以及船桨，以防无风时也能划船前进。船上用的一切工具必须牢固，并不得有所欠缺。船工每人发给饼干二小袋（即二市斤），准备登陆后二天粮食，白毛巾一条，登陆时扎在左臂，作为联络记号。每只船发给四方镜的煤油灯一盏，放在船尾，作为我们船队的联络记号。

加强团首批渡琼作战的主要任务，是登陆后取得和我军三月前已渡过海的一个营的兄弟部队和琼崖纵队会师，打通守敌设置的障碍，取道临高角，占领沿海的有利阵地，掩护我军主力部队渡海，以解放整个海南岛。当时加强团是一二七师李副师长和三八一团团长胡海晓负责指挥。

渡海作战时，派第二营为先锋营，由杨营长率领四连一个排二个班和船工大队长符炎以及舵手柯干英，付舵手柯玉隆（是干英胞弟）同在先锋一号指挥船；孙教导员则带领船工一中队指导员欧龙腾和领航舵手柯凉林（76岁柯干英的父亲）在左翼先锋2号船；胡副营长带领船工二中队长谢昌位和舵手刘则连在右翼先锋3号船；王副教导员带领船工三中队长麦文寿和舵手洪妃受在先锋4号船为护航船，其余的船队按编号次序随同先锋指挥船一起渡海。

1950年3月30晚七时，在山狗吼的北车港集中下船。渡海时，有三级东风，船航行至海峡的一半，时钟十点了，完全无风，这就全靠大家动手划船前进了。十一时半，三艘敌舰发现了我们，便排成一字形向我船队开炮阻击。当时，我们先锋指挥船和左右翼先锋船一起，向敌船猛烈还击。炮弹飞来飞去，恰似雷轰电闪，爆炸声震得天聋地哑，使海上无风也掀起三尺浪，我们船队就大摇大摆起来了。有一颗炮弹竟在我们一号指挥船边炸起大浪，使指挥船倾斜了大半，海水灌满船舱面，人人的衣服都湿透了。这时，杨营长和我还是靠在领航舵手身边，紧紧地护住了他，并看准罗盘指针，掌握航海方向。

也就在这时，右翼3号先锋船的大律忽被敌炮打断，船不能航行了。舵手刘则连冒着敌舰的炮火，带了一把刺刀马上爬上大柱尾，把大律接好。由于操作过急，被刺刀打破头部，流了很多血，但他还是坚持掌舵，使船继续向前航行，对敌作战。

十二时半，海上刮起了一股五级东北风，这时候，我们的渡海船队如猛虎添翼，比敌舰还快。快要接近敌舰时，立即猛烈开火，一艘敌舰被我们炮火击伤了。经过二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另两艘敌舰也被我们船队击退了。这就是我们渡海船队以古老的木船击败敌人现代化战舰震惊全世界的战斗过程。在第二天上午三时半，我们渡海船队就安全到达目的地塔市的至藤港。

当船队接近海岸时，有一股守敌阻击我们，先锋营的登陆部队猛冲上去，十四个敌人就全被我们俘虏了。我们向塔市冲去，将守敌团部的联络电话线全部切断，拂晓前到达塔市附近，跟先头渡海的第一营友军以及琼崖纵队的两个连队会师，并立即向守敌展开激烈战斗。

当时，敌军团部和特务连都住在塔市的

砲楼内，我们先头登陆部队便把他们包围了。经过喊话，交代政策，敌军仍不投降，就用火箭炮把砲楼大门打开了一个大洞，然后以机枪掩护爆破手把炸药炸开砲楼的大门，敌人整个团部以及特务连的官兵（包括团长、副团长）百多人全部被我俘虏，还缴获大批物资。

我们把船工编为救护队，跟在战斗部队后面，帮助部队抢救伤员并押解俘虏。

我们一边前进，一边战斗，两天两夜不休息，也没有饭吃。渡海前分发的饼干，由于登陆时水太深而全被湿了，捏干了咸水，就只有两个拳头那么大，而且在塔市参加战斗时已经吃光了。所以这时肚子饿，就只有喝点田沟水，直至第二天下午五时到达××游击区才吃上了饭。七十六岁的舵手柯琼林，有他的儿子柯干英和柯玉隆的照顾，七十五岁的老舵手赖贵如途中实在走不动了，便派两个船工干部轮流背他跟部队一起走。到达游击区后，战斗部队急需向目的地前进，这才将全部船工和大部分干部安排在游击基地的后方休息，而我和一中队指导员欧龙腾带领小队队长符妃同，通讯员陈玉居随同先锋营杨营长、孙教导员，负责后勤及与当地党政机关联络和当翻译。

这时候，行军不分日夜，还经常和敌军作战。四月六日下午四时，到达坡田时，上级通知部队就地休息，六时开饭，七时出发。这时，无星无月摸黑行军。十时行至××地，据前头侦察部队汇报，前面有敌军，指挥官当即下令部队就地休息。我靠在杨营长的背部睡不到十分钟，突然一股敌军袭击我们，杨营长立即跃起来猛喊：“冲呀！”我们一齐冲到敌群中搏斗。天很暗，看不清敌我，只有在子弹和手榴弹爆炸时才有火花。我跟着杨营长冲向敌群。和几名战士靠近路的左边，那里有个坎头，长而且高，我们只愿往前冲，结果我和那几位战士都往坎

底摔下，不省人事，头和面部都流了不少血，一位班长便用急救包帮我把伤口包扎好，并摸清道路，扶我爬上坎上。这次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够30分钟，敌军一个营就全被我军冲垮，死伤大半，剩下的不是被冲散，便是逃跑了。我军集队清查人数，负伤18人。船工指导员欧龙腾和孙教导员的警卫员等二十二 人失踪。杨营长安排当地游击队三十多人护送伤员，并指定我带领伤员回到游击队后方医治，部队则继续前进。

在突击战斗中被冲散而在敌占区山林里的船工中队指导员欧龙腾等22人，既不识路，又不知道我军前进的路线。欧龙腾便走出小路打听情况，在逃难的群众帮助下，脱险归队。

当我军向临高前进，准备接应和掩护主力部队渡海登陆时，我还在游击基地的医院治疗。我听说主力部队将在四月十七日渡海登陆，向敌军全面进攻，立即要求归队参战。在我的坚决要求下，医院领导同意了，并派两位同志护送我回金江。途中遇着我军主力部队正在追击逃往榆林的敌军，我询问了一下才知道我们三八一团在海口。下午随冯司令及其保卫队乘车去海口。途中看见公路两旁和岭坪上国民党兵死尸遍地，被打坏的大炮和各种轻重机枪、子弹、炮弹壳等漫山遍野。

回到海口，在三八一团休息两天，清查一下人数，船工15人牺牲，6人受伤，二等残废3人，除了负伤和残废的船工外，凡参加渡海的干部和船工集中琼城参加四十三军渡海作战评功大会。在大会上三八一团胡海晓、郭超、王宪忠、冯宋、李维茂等领导联名给我们船工大队写了感谢信，信中说：“你们送我们二营首先过海，并参加我们二营二十一天的艰苦作战，使我们二营增加了很多战斗荣誉。我们谨代表我们全团指战

遇 险 与 脱 险

黄 琦

日寇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在雷州半岛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清乡扫荡，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使雷州半岛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形势一度处于低潮。1946年5月，组织决定我撤退到海康县去开辟新村庄。六月二日，周立人同志率领林茂保及我一共三人，连夜跑了三十多华里，从遂溪县南区来到了海康县的东洋尾村。由于斗争形势复杂，我们采取有时集中，有时分散的方式进行活动。周立人同志当时是海康西区地下组织负责人，他安排林茂保同志在东洋尾村一带活动，而安排我在符处村一带活动。西区范围包括杨家、唐家、企水、白沙等地，所以他经常在这个范围内来往活动。这个地区是新区，既没有群众基地，又没有群众基础。何况它正是日伪汉奸符春茂集团的活动老巢呢！日寇投降后，伪和平队司令符永茂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枪决，余下一批散兵游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下，走投无路，向我地下党投诚。我们为了改造和利用他们，把

他们接受过来。但是这些人并不愿意改邪归正，脱胎换骨，反而借共产党的名义到处打家劫舍，危害人民。1947年二月，他们竟然捕捉白沙区长尾村四名群众，勒枪要钱。长尾村群众通过邻近的官墓村群众的关系，要我们去处理这件事。

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二月十三日晚上，周立人、林和庚、林茂保、陈胡及我等五人，冒着细雨，顶着寒风，赶到官墓村去。官墓村是新区，二个月前才派李淑英（女）同志到那里去工作，可是，村里的群众对共产党却很拥护，对我们同志也很热情。特别是周立人同志在这里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伪保长王国阳是统战的关键人物，他与我党取得联系后，对革命有了认识，思想很进步，很支持革命，我们在这个村工作是利用了他。副保长王培益也很进步，对革命也出了力，李淑英同志就住在他的家里。

当晚，群众知道我们到了村里，都来与我们坐谈。我们满腔热情地接待他们，趁机开

员，表示衷心感谢。”还把缴获的一部分敌军服装赠与船工工作纪念。

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立三个大功的评特等渡海英雄，立两个大功的也评渡海英雄，经过四十三军政治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发给渡海英雄立功奖状。后来评定符炎立三个大功，欧龙腾、谢昌位、麦文受、柯干英等评两个大功，陈玉居、符纪

同、柯琼林、刘则连等评一个大功。其余全大队所有的干部和船工也分别评了大功或小功。大队被评为先进集体，在琼城集中参加四十三军召开的庆功大会。接受所颁发的立功证和奖品以及解放海南岛纪念章。四十三军政治部还把船工大队长符炎和领航舵手柯干英参加渡海作战的事迹编写入解放海南战役的纪念史册。

展活动，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二时才分散睡觉。我们的同志共六人，分三个地方睡觉，我与林茂保、陈胡三人睡在老贫农王昌喜的家。当夜三点钟左右，长尾村有个别坏人知道我们在官墓村，便连夜赶到县城向伪大队长何麟书告密，妄想把我们一网打尽，嫁祸官墓村。四点钟左右，何麟书的部队从县城赶到官墓村，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当时，村中有一群众想要挑草进城，被敌人鸣枪射击而退了回来。王昌喜一知道慌忙跑来敲门：“先生，敌兵围村了，快逃吧！”我与林茂保、陈胡听说，连忙收藏好文件，跑到村外观察，同时叫人通知周立人等同志。

我们到村外看见敌人已包围了村子，子弹还不断打进村来。我们往村外冲去，被敌人的炮火压了回来。遇到周立人等同志，便把情况汇报给他。这时，天色已白，敌兵陆续进村，枪声不断地响，情况十分危急。在关键时刻，我们神情镇定，想办法摆脱险境。林和庚、陈胡、林茂保等同志爬上王昌伍的屋面隐藏，周立人同志走进粪坑掩蔽，敌兵三番五次逐家搜查都扑了空。李淑英同志化装成农妇，敌兵多次盘问，副保长王培益就说是他的长女，也没事了。我来不及爬上屋顶，便化装农民，手提畚箕，装作拾猪粪，找机会钻进山林里掩蔽。刚跨出门口，便碰到三个敌兵。敌兵问我干啥，我说：“拾猪粪。”敌兵让我过去了，谁知再跑几步，又碰到大批敌兵。他们一见我，二话不说，便把我拉到大祠堂去。这时在大祠堂门前的榕树下，已坐了一百多群众，他们是被敌人拉来的，正在听候点名，清查户口。散兵严密地看守着。当时我很沉着，很自然地与村中群众坐在一起。不久，有个伪军官指着我们说：“这群人中，今晚有人要坐老虎凳……。”我一听到这句话，心里猜测：是否我的身份暴露了呢？又想不会吧，于是定下心来。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转着如何脱险

的念头，我想起党，想起革命，想起人民，我下定决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从死里求生。正当我准备行动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敌兵气势汹汹地走到人群中：“丢那妈，村中来了共匪，保长也不敢来接待我们了！”我一听，就乘机站起来说：“要找保长？我去找他。”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群众帮了一声：“你如果知道那就快去找他吧！”敌人信以为真，便派两个匪兵随我去找保长。我在村中转来转去，走到一座比较大的瓦屋门口，就对敌兵说：“保长的家在这，你俩稍等一下，我进去把他叫出来。”那两个傻瓜呆头呆脑地站在大门口等着。我一摆脱敌兵，便箭一般跑进屋里去，看见有后门，就从那门一口气跑到山林里去。先是钻进一座神庙的树叶堆里藏了起来；后来觉得这里并不保险，抬头看见山林下有一口大鱼塘，水满满的，堤上杂草丛生，就慢慢地沿着密密的树林爬到鱼塘去，隐蔽了两个多钟头。那时正是寒气料峭的初春，而我只穿一身单衣，天又冷，肚又饿，可是，为了党，为了革命，那股革命的烈火就不断地在心胸内热烘烘的燃烧着。

时过十点，传来了敌人的军号声，我估计是敌人要收队吃饭了。抬头向村里远望，发现两个青年妇女，东张西望，后面跟着几个人，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原来她们是趁敌兵吃饭，掩护周立人同志等走出村庄。当他们走近塘堤看见了我时，陈胡与林茂保立即把我拉了起来。他们说：“我们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了，这就是胜利。敌人用几百兵来包围我们，结果是竹篮打水，枉费心机！”

日寇在海康的 暴行之一

王平波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从我县河北坪登陆，以丘桂兴为县长的国民党海康县政府一枪不放便惶惶溃退，日本兽军如入无人之境，直闯县城，在大街小巷为非作歹，奸淫抢掠，连老妇也不倖免。

三月六日，日本侵略军向南兴圩进发。这天正是圩日，侵略军一到南兴，便把圩区包围起来，趁圩群众十分恐慌，纷纷四散奔跑。日本侵略军一个人也不让出圩，抓住人就搜查全身。凡身上穿有恤衫或束头裤的立即捆绑起来，说这些人是学生或是政府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回驻地——北山村，关起来做苦工。侵略军叫这批无辜群众在北山村的庭院、房内，或巷边挖了许多土坑。土坑挖好后，于三月十日把这些被关群众押解出来，

每个坑口站三二个人，然后“鬼子惨无人道地用大刀把他们砍死，推下土坑埋掉。这些群众有的在临死前，用手巾蒙住眼睛；有的用手臂来挡，手臂被砍成几段，那惨状真令人不忍卒睹。

侵略军撤退那夜，为了虚张声势，向四周村落发射了许多发炮弹。周围村庄的群众听到砲声，还以为敌兵又是攻打哪条村庄，人人提心吊胆，个个坐卧不安。天亮后，日军驻地静悄悄，没有什么响动，村里也不再见到日本侵略军，一些胆子大的群众，想弄清真相，提着胆，闯到日本侵略军的驻地附近，只见庭院、房内、巷边新泥一堆一堆，人们挖开一看，看见个个坑里都有死尸，这些尸首有的被砍了八九刀，有的被砍了十多刀。有一个土坑里几个尸首，竟被砍成几十段，简直成了碎块，无法辨认。死者家属哭天叫地，那悲惨情景，令人悲愤万分，

此外日本侵略军还经常抓住一些无辜群众，如同玩猴子一样，拔出身上的佩剑压在群众的头上磨来磨去，往往被削了头皮，鲜血直流；有的抓住群众后用手按在他们的胸口上，看心跳得怎样；有时故意让你走几步，然后举枪射击，以人命当儿戏来取乐

日本侵略军在海康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啊！

〔上接19页〕

人民为建生祠，刻木像立石碑纪念，至今还香火旺盛。（碑文载海康县续志）后由湘沅巡抚调任福建巡抚。在职期间，提倡清廉俭朴，禁饷送，禁苛捐，禁酷刑，兴文教，建书院，为地方办了许多好事。康熙称赞他是“清廉中的卓绝者”。还说：“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陈瑛到北京觐见康熙皇，康熙在宫殿中设宴饯别，亲笔写下这篇诗词赐给他。原件是写在绢布上，由

其后代收藏，文革期间，遭受厄运。这块木匾是清代摹仿康熙真迹雕刻出来，挂在陈清端公祠里的。三百年来，经历无数浩劫，仍完好无缺，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广东省文管会书画鉴定专家苏庚春认为这是一件难得的文物。这块珍品的发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一定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陈瑛的后代决定，待海康县三元公园建好“陈瑛、观楼二公纪念祠”后，就敲锣打鼓把木匾送到纪念祠里，供海内外人民观赏。

雷州西湖诗话

——《雷州西湖史话》续篇

王保禄

有关雷州西湖的诗、词、游记，据说原始资料极多，后来修“志”时，把一般形容失实或立意不高的作品去掉，剩下的精品就为数不多了，现在，就我所见到的资料看，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名诗，当推寇莱公的《海康西馆有怀》和《临海驛夏日》二诗。

“风露凄清西馆静，悄然怀旧一长叹。
海云销尽金波冷，半夜无人独凭栏。”

据有关史料记载，“海康西馆”原属天宁禅寺，因为它的位置在天宁寺的西面，所以叫做西馆。寇莱公被贬雷州，最初就住在这里，这首诗开头一句就点明了当时的节令，海云、金波写西馆特有的景色，而凭栏、长叹，正记录了初到海康时的心情，悄然长叹和半夜凭栏固然表明作者对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和不幸，也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岭外炎蒸当盛暑，雨余新馆觉微凉。
最怜夏木清阴合，时有莺声似故乡。”

这首《临海驛夏日》中的新馆，仍是海康西馆，但时间已过了半年多，已是炎蒸盛暑时节。诗人到贬地半年多，忧闷之情似略有减少，在酷暑之余骤得微凉，既流露出欣喜舒适的情感，也委婉地表达了思恋故乡的感情。诗人这两首诗，虽然是皓首投荒，写于贬所，却看不到对个人遭遇的哀号和悲叹，确系宰相胸怀，不同凡响。这一点是确实的，不信请看秦观的诗作。秦观的《责雷州》写道：“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

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

这种在贬地感到无限凄苦的情怀与寇公的坦荡胸襟是大不相同的。

十贤在海康留下的诗文颇多，但关于西湖的诗却极少。据传说，苏东坡弟兄曾在月夜泛舟湖中，但却没有留下诗作，大概是心中凄苦，难以触发诗情，或者本有诗作只是湮没无存，也未可知。

明以后，关于西湖的诗作渐多，清康熙间遂溪县人洪泮洙的《游西湖记》写道：

“西湖，近郊之美者多。背原面川，孤亭如注，苏寇之祠峙其左，清渠修竹、翠萍碧莲相映于孤舟流水之曲，高人达士时至止焉。宋郡守陈公大震，表八亭以记其胜，明太守王公秉良、林公恕、少参张公岳、翁公溥相继润色，增所未备，自是诗篇赠答溢于絃帙。”可见作品之多，然而，一般的诗文杂著，府、县志并不录存，以致任其散失，在府志中对所有文字交代：“诗文杂著，必因地因时，有裨政治风教及关乎志乘，后以考献征事者始著于录，他如同人偶聚，抒写性情，学士记游，流连景物，语水则等蹄涔于河汉，言山则齐培塿于华嵩，络寄马头，换形亦可，门悬牛首，何曾得肉，种种虚词，概不阑入。”这就是前人的诗文作品保存不多的原因。

宋以后。明占世龙《题西湖》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诗作。“自笑生平野趣多，结茆聊傍白鸥波。渊明斗酒花三径，范蠡扁舟雨一蓑。石泼泉声穿砌落，天边雁影带云过。

晴霄洗耳桥边月，啸咏沧浪濯足歌。”本诗写的湖边野趣，引范蠡、陶潜以自喻，抒发隐者的情怀，全无怀古思贤之迹。占世龙是海康博仁村人、明嘉靖庚子举人、曾任平乐知县，这大约是任知县以前写下的诗作。

明万历年间，有海北南守道袁茂英写的《西湖八咏》，诗前有小序云：“雷城西有湖塘，仰受源泉……将前创立湖亭七，名“七星”。募居民为长，给以田，田分八卦，量入为葺理费，垂谟深远。曾年岁之几何，而亭圯田更，民因缘为市，漫并其湖而坠之，将来势必无湖矣！余与剑南陈将军流览徘徊，虽叹人事之非，而天然景色犹如图画。兴至神王，忽白鱼入舟中，倘亦有经始之兆乎？爰次俚词，为八咏。”从这段小序看来，当时湖面被占，使作者怀有深深的忧虑。但偶遇白鱼入舟，诗人便怀有“经始”的希望，这才高高兴兴地写了这八首诗。八咏的题目是：《西湖塘》、《西湖亭》、《西湖堤》、《西湖田》、《西湖船》、《西湖鱼》、《西湖雨》、《西湖月》。县文联与湛江诗社联合出版的《雷州西湖诗选》就选了《西湖亭》一首。诗云：“湖小流濇动，亭台巧结作。倒影青天里，分明七星落。四窗纳靓景，高树罩疎幕。于焉暂游憩，俯仰尽寥廓。”这首诗中的“分明七星落”之句，如果不看小序，是很难理解的。

到天启年间有雷州同知袁子训作《西湖翠拥》诗：“歌舞曾闻杭地闾，此中风景却悠然。争舫水面东西榭，照眼波容上下天。点缀不烦穿凿巧，云烟饶有化工悬。公余揽胜寻常事，数问湖平几扣舷。”这首诗除了风景描写外，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把杭州西湖作陪衬，指出这里虽不及杭州西湖的热闹，但它却更使人悠然自得，更富自然的风韵。其二是暗用苏东坡的“西湖平，状元生”的谶语，表现出对培育人才的无限关心。到天启六年，有海北南守道，莆田人陈玄藻的

《西湖翠拥》诗：“六桥歌舞昔喧闾，泛此情怀亦渺然。绝壁何来飞暮雨，遐荒未信困炎天。千层黛色如屏列，万顷澄波似镜悬。乍向旗亭沽美酒，鲜鳞又上钓鱼船。”这首诗似是前诗的唱和之作，但却缺少寄托，思想性比前诗差远了

《西湖翠拥》本为雷阳八景之一，咏者特多，有好几首似是唱酬之作。在这类作品中，清代的陈沂写得比较出色：“几番载酒泛西湖，把酒临风兴不孤。相国声名人爱寇，状元消息讖留苏，参差树木迷僧刹，历乱烟云入画图。胜迹废兴浑似梦，只应何戴绍前模。”这里把登临和怀古联系起来，既有西湖景色描摹，又流露出对莱公、坡老的仰慕，还肯定了何庚、戴之邵这两位为建设西湖花了力气的官员。本诗内容丰富，耐人寻味，比那些纯粹描摹景物诗作深沉得多。

古时留下来的作品，以清代的诗作为多，明末清初的诗人屈大均，就写了好几首。

《汪学博携饮罗湖》

“亦有罗湖好，芙蓉散旅愁。花花棲海燕，叶叶下江鸥。往日多迁客，兹焉弄碧流。我来访遗迹，先上二苏楼。”

“随君樽酒去，一一上湖桥。童子木兰桡，将军青玉箫。暮风生铁甕，春水上咸潮。并马严城入，月明还见招。”

“中原从此尽，回首奈愁何？地控三洋海，人祠二伏波。凉应天北少，风是日南多。况有澄湖水，亭高出芰荷。”

这三首有几个特点，一是对二苏的缅怀，一是对明室灭亡的感慨：“中原从此尽，回首奈愁何？”这里不仅写出雷州是祖国大陆的最南端，还寄托了对明亡的哀思。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明时的诸生，他的诗与南海梁佩兰，顺德陈恭尹称岭南三家，他不

仅是个诗人，而且还是个爱国者。《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对他的介绍：“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北游关中和山西，与明遗民顾炎武、李因笃等订交。回广东后，一度参加吴三桂反清之役，最后避祸江浙一带，郁郁而死。这几首诗还刻画了当时西湖景物的特点：“花花栖海燕，叶叶下江鸥”，为了这特有的景象，他还特地写了一首《花燕谣》，诗前有序：“雷州西湖每夜有紫燕数万，宿荷花中，人呼为花燕。其词云：“燕燕燕，飞入荷花寻不见，荷花落尽燕无依，归去犹啣红花一片。明年花发莫东西，还向荷花深外栖。人间不似荷花好”，千万不要到人家空落落的屋梁上去建筑居住啊！

西湖之诗不外游湖和访古，访古者多怀寇准和苏轼，惟清人陈坤独怀十贤。其诗作《十贤堂》为“同是天涯谪宦人，十贤堂下倍伤神，斜阳何处无芳草，惜不逢时遇早春。”此人虽生世不洋而口气奇高，把自己与十贤自比，叹息生不逢时，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此诗情调略近的有本县迈生村陈圻诗一首，诗题极长，列举了一些招饮者的姓名，诗文是：“东坡去后无佳客，寂寞湖山七百年，树色湖光无恙在，一亭风月又开筵。”此诗竟笑东坡以后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以致湖山寂寞，只有他这几个人来饮酒，才可以跟苏东坡比并，这诗简直有点不自量了。

康熙六年，江南武进士钱方起到雷州任右营守备，现存其访古诗二首。其一为《雷阳吊古》：“烂字残碑处处横，南朝故实尽尘羹，章惇自昔居难儆，苏氏于今亭尚名。信史千秋谁近是，东流万古孰能平。愿留一片萧条地，唤醒当年未了情。”此诗以忠奸对举。大有文天祥的“敬贤如师，嫉恶如仇”之慨。诗中提到的章惇，曾在朝中为相，听说苏辙被贬来雷，得到百姓的爱护，让房

居住，章曾指使地方官追究其责任，当地人吴国鉴，以假契约平息其事，后不久，章惇自己也被贬来雷，亲找吴国鉴借屋居住，受到吴的拒绝和讽刺，这就是所谓“居难儆”的由来。钱的另一诗作《二苏亭吊古》：

“擎雷风景近如何，每忆苏亭不忍过，万里投荒犹两地，暂时携手共离歌。遗文有碣苔横乱，余韵无风水自波，寂寞看花人去后，半眠春草夕阳多。”这首诗与陈瑛的《二苏亭》题材相近，立意却颇不同：“同作逐臣同路行：天涯难弟并难兄，地邻已戴鸿恩重，谪所犹敷棠棣荣。北望峰峦当面起，南浮波浪接天平。此间又做劳劳别，凭吊谁人不动情？”钱诗标“万里投荒犹两地”，怨恨殊多，陈诗却“犹戴鸿恩”是典型的愚忠思想，怪不得受到皇帝的青睐，给以特殊的荣誉。

除了诗歌，有关西湖的游记及名胜古迹记也保存下一些，其中最著名的有文天祥的《雷州十贤堂记》，记中指出雷州人为十贤建祠，表达了“敬贤如师，嫉恶如仇”的思想，陈瑛的《二苏香灯记》中指出“先贤遗迹，无如二苏亭最久”，而为香灯，是有助于风教之举，对于培育人才将起一定的作用。此外，还有参政张岳的《信芳亭记》，遂溪人洪泮洙的《游西湖记》。前者除了介绍湖心亭及其命名的由来外，对雷州西湖的特色刻画较好：“雷州西湖之胜闻于海北，然缙绅南游过雷州，若不知有是湖者。盖凡湖山以胜名，必带林麓，穷岩壑，有宫室，亭榭之观，而前世高人逸士复留故事以传，如杭之西湖，越之鉴湖，其名始盛，而游者踵至。兹湖皆不能挟而有之，独其浑涵潏潏，吞吐万象，与海上云日澄辉于遐荒杳荡之表，则非意趣悠远，不以奇丽宏富求山川者，罕能屡至而自得也”。后者写游湖所感大有深意：作者从游湖过程中，同人哀叹景物今不如昔时，接下来便写道：“白云在天，清泉

雷州八景之一的“双髻梳妆”

曹建华

清朝康熙年间，官至福建巡抚的清宫陈瑛（1655~1718）的诗文集里有《双髻岭》这么一首诗：

自古谁标双髻名，多情游客漫心倾。
发肤不许闲云乱，踪跡常随皎月明。
影落松钗供早沐，居隣杜宇任长鸣。
风光依旧春难老，半点何曾入世情。

这是一首写景诗，诗中吟咏的是雷州八景之一的“双髻岭”。

双髻岭，位于徐闻县下桥区西村附近，海拔213.7米，古时就以峰峦峻秀、泉涧奔流、风景绮丽而为半岛南部众山之冠。到了明朝始与东海（雷州东面大海）、西湖、三元塔、七星岭等名胜古迹，合称“雷州八景”。清嘉庆年间，名重翰苑的陈昌齐在《雷州府志》卷二记述云：“双髻岭，县（徐闻）北五十里，高二十仞，广里许，两峰相对如髻，故名。”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在明朝以前，由于大自然这位国画大师的精心点缀，双髻岭

匝地，亭榭虽非，山河犹是，既无艳于今，何必驚夫昔？欣然同来，悠然便归，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士大夫游赏于此，未必非拨冗卸器之一日。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热，谁似此亭荫而麻之，贤人君子为苍生之麻荫，不当如是耶？”

至于今人的诗作，那比历史资料要丰富得多，好在现在要我来阅读并不难，因为我县文联与湛江诗社已出版了一本《雷州西湖诗选》，集中所刊不乏佳作，而特别值得一提

已是峰回路转，林木清幽，吸引无数诗人骚客的风景区。相传有位多情的游士路过此岭，目睹眼前景色，心有所感，因挥毫题山：“年年常唤作丫头，何不梳妆出嫁休？”两句一完，诗兴更炽，正欲挥毫写下去，而砚槽之墨已干，便去涧边取水。山中之神见状，在他的诗后续上这样两句：“只为寻媒未曾得，岩前空立万余秋。”这以后，双髻岭就有了“双髻梳妆”的雅称了。

古人岭海行脚，无非漫游浏览。双髻岭虽无古刹名观，增人世外之思，却有云横翠黛，雾绾青丝之致，倒也撩动了南来北往无数过客的诗情画意。明清两代，名流显宦之来，络绎不绝。明天启间海北南守道陈玄藻、雷州推官刘琯等人都先后涉足双髻岭，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刘琯的“簪珥不须人点缀，山花常戴露华芳”，陈玄藻的“百尺珊瑚山窈窕，一塘脂粉水汪洋”，都是对双髻岭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示意图见目录背页）

的是郭沫同志的一首，郭老的诗热情横溢，给西湖以很高的评价，对海康的学子寄以热切的期望：“微波荡漾岸草碧，时惊风暴走雷霆。”“罗湖风物应为世所无。”“还当游览‘万山第一’处，海康年少好读书，东坡才力固可慕，后来居上莫踌躇！”郭老的诗篇是对我们海康人民特别是海康教育界同人的期望和鞭策，我们千万不要辜负郭老的期望！

海康胜迹纪略

宋 锐

马 跑 泉

马跑泉，俗称“马蹄井”，以位于伏波庙旁，又名“伏波井”，它是海康县城年代最古的一口井。

世传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冬，伏波将军马援奉光武帝刘秀之命讨伐交趾女子征侧、征贰之反，驻兵于此，马跑地得泉，因而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清朝初年，名诗人、番禺屈大均的《雷阳曲》“月明齐汲伏波泉”之句，即指此井。

井的石栏干上有“马跑泉”三字石刻。石高二尺一寸五分，广一尺五寸，字行书，长五寸，径三寸，不署题者姓氏。

井东旧有石雕亭子，高五尺八寸，广二尺五寸，清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八月中旬创建。额石高九寸，横三尺五寸，行书“神泉胜迹”四字，字长四寸，径三寸。两旁石柱刻联云：“铜柱竖时年已邈，汉驹跑处迹犹新”。

亭内有石碑一块，无碑目，上有“伏波井亭碑记”横额，正书，径二寸许；碑文正书，径八寸，记述聚资浚修此井之由，乃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举人、特授延平府沙县知县陈腾泗所撰。

井今存，且仍为群众汲用；碑亭已为占用伏波庙的单位拆毁。碑文、联刻等物去向不明，正追查中。

伏 波 祠

伏波祠，又名“伏波庙”，座落海康县

城西南隅。祠创建于东汉，为雷州今存坛庙中年代最古的。这祠所祀的是汉朝的两个伏波将军：一个是西汉邛离侯路博德，另一个则是东汉新息侯马援。

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死汉朝的使者终军，又击杀汉将韩千秋，汉武帝刘彻这才派伏波将军路德博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滇水；分进合击，会师番禺。

元鼎六年，十月，吕嘉败死，汉朝便把南越之地分置南海、合浦、珠崖、儋耳、苍梧、郁林、九真、日南、交趾九郡。那时候，雷州半岛地属合浦郡，而郡治就设立在海康县城（当时叫徐闻县）。

路博德南下儋耳、珠崖之前，途经合浦郡，曾驻师于遂溪县属的武乐水北岸和海康县属的将军驛。这水和地之所以得名，都跟路伏波“饮马儋耳，焚舟琼山”这一军事行动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百五十一年后，交趾郡女子征侧、征贰姐妹背叛汉朝，侵掠九真、日南以及合浦等郡六十五城，东汉光武帝刘秀才于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以马援为伏波将军、段志为楼船将军南伐交趾。

当汉朝大军浩浩荡荡地到达合浦郡时，段志不幸病死，马援奉命兼率其军，才沿着北部湾边西进。后来，斩侧、贰，尽复二“征”所陷之地。海康县城西南隅的“马跑泉”便是马文渊将军驻兵于此的历史见证之一。

路博德“宣赐诏印”，兵不血刃而遂定全粤；马援深入南荒，身经百战而终平交趾。他们尽忠两汉，功垂史册，造福三雷，德在人心。雷之人因而立祠纪念，口碑万世。清朝程宪写《伏波庙诗》曾以“奇猷先后拜高封，许国丹心一剑同”之句，歌颂他们的赤胆忠心 and 丰功伟绩，便是一例。

庙创立的年代，方志不详，但说“古已有之”。据清朝嘉庆年陈昌齐《海康县志》的记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马援已有“忠显王”之封，则北宋之时庙已存在。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加封懿文又有“嶠南万里，遗爱犹存；庙食千年，英风尚凛”之语，那么，东汉之世，当已始建。明末清初《广东新语》作者屈大均《伏波祠》一诗也有“天南临海郡，汉代伏波祠”之句，可以佐证。

今祠因山构筑，坐北朝南，屋舍完好，像设不存，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所重建。雷州协右营都司徐飞为撰《重修伏波将军路马二公祠字记》以述其事。祠中碑刻丧失已多，而可作雷州半岛开发过程考证参考的仍属不少。

真武堂

真武堂，位于海康县城南苏楼巷与南亭街之交，乃宋故丞相寇准贬居雷州时手自创建，距今已九百六十三年了。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从城西天宁寺的西馆迁移到城内桂华坊西南角的新寓。八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有颗光芒万丈的巨星轰然坠落到他的寓所前面的池塘之中。第二天，他于池中捡到了一块晶莹夺目的陨石，高兴得如获奇珍异宝，便在寓舍之南创建真武堂以纪念这一不寻常的“天外来客”。

宋高宗建炎年间，郡守以庙近闹市，把它迁徙到天庆观去。天庆观，就是位于城内钟楼北面的城隍庙。当时，群众认为那里不方便，知雷州军事的胡某便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把它迁回原地，这就是今天真武堂这个地方了。

明朝代宗景泰年间，风雨剥落，日渐倾圮，生员陈瑾等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聚资重修，除大门仍留旧貌外，新盖了大堂，

金饰了神像，推官高维岳又建造佛龛香阁，气象一新，跟这以前就大不相同了。

第二年，陈瑾又与举人何起龙等在门前另建一座石坊，上刻“南合武当”四个大字。“武当”之前，冠以雷州古名“南合”两字，那是为了表示这庙乃是寇准当年遗留下来的建筑，应尊为一州之祀。

今庙规模乃明朝之遗构，像设已毁，石坊保存完好，这是寇准贬居雷州时所留下的唯一遗物了。

雷祖祠

雷祖祠，在海康县城西南八里之英榜山，为唐太宗贞观初年首任雷州刺史陈文玉的纪念祠。祠创建于初唐而迁徙于后梁，禋祀于南汉而封赐于历代。

文玉，海康县人，生于陈朝太建二年（公元570年），《中国人名大词典》有他的小传。根据《雷祖志》，文玉生而明敏，叱声如雷霆，年纪大了涉猎书传，武力绝伦。陈隋之世，一再被荐举，但都以双亲年老不愿做官。

到了唐朝初年，眼见天下已定，而雷州依然寇盗肆虐，黎瑶滋扰，这才应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荐举而出任担任本州的刺史。

他在任期间，改州名，修城池，精察吏治，安抚峒落，使境内寇贼远遁，汉族与黎苗瑶壮侗僚各族和睦相处，安其所居，乐其所业。地方富庶，风俗大变。这时候，他不但为当地的老百姓所衷心爱戴，而且受到了唐王朝的特殊嘉奖。

文玉逝世后，雷州人为他立祠于郡城之郊北，并尊称为“雷祖”。后来，这事为朝廷所知，便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下诏于郡城的西南隅置立庙堂。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八月十六之夜飓风大作，丢了两条大梁，遍寻不得。后来军士采木，才在英山发现。当时州官就把祠迁到英山